



DOI: 10.6256/FWGS.202004\_(112).08

# 改或不改？試論《性別平等教育法》之法規名稱英譯

文 | 葉德蘭 |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圖 | 編輯室提供

臺灣《性別平等教育法》於 2004 年通過，其名稱英譯一直使用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ct。該法施行十多年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以下簡稱 CEDAW）第 3 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於 2018 年 7 月 20 日提出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其中第 41 點<sup>1</sup>建議政府將上項法規譯名改為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Act。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政策規劃組於當年即開始相關討論，2019 年 1 月 22 日該點次主辦機關教育部召開之「CEDAW 第 3 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單一主辦機關點次之回應表審查會議」上，亦有討論。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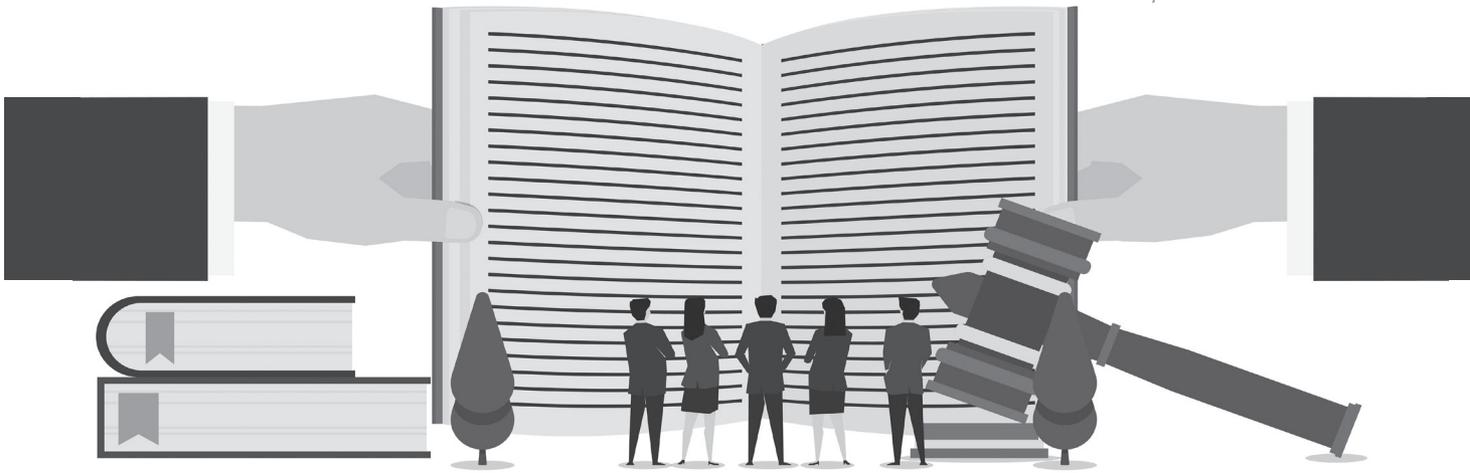
擬由近年來教育及人權關於性別平等的英文文獻對 equity 及 equality 用法之論述出發，試圖作出建議，以供今（2020）年六月舉行之臺灣 CEDAW 第 3 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結論性意見與建議期中審議參考。

## 吹皺一池春水？

平等一詞究竟指的是 equity 或 equality，在人力資源及教育相關文獻中歷經數十年反覆討論，至今仍眾說紛紜，且有地域和語境之交叉性影響。1970 年代開始，在討論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學術論文中<sup>2</sup>，確實常見二者交互使用；1974 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女性教育平等法案」（The Women's Educational

1 CEDAW 第 3 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結論性意見與建議：40. 審查委員會關切《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英譯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ct 未正確反映 CEDAW 用語，此英譯對理解教育中之性別平等概念造成混淆。41. 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將上項法規譯名改為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Act。

2 如 Lerner, 1974; Deutsch, 1975; Warner, 1985。



Equity Act，簡稱 WEEA）則奠定了其後美國教育文獻使用 equity 指涉性別平等的法源基礎。在其他英語系國家中，equity 一字通常和公平或正義連結，字典定義即可見一斑，例如：公正或不偏不倚（the quality of being fair or impartial）（牛津字典）；人人待遇公正及平等（the situation in which everyone is treated fairly and equally）（劍橋字典），重點在於沒有偏見或偏好。

Equality 概念通常被認為是經由法國大革命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傳頌而廣用（Espinoza, 2007），盧梭在《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書中則言：人人力氣、才智容或不一，社會透過制訂合約及法律便能達到人人權利平等（Rousseau, 1912, 1950）；1979 年成立的 CEDAW 公約條文即處處可見要求女性享有與男子一樣的權利（“on a basis of equality with men”），期

盼達成以男性權利為比較基準的法律上和實質上的平等，相當符合國際人權歷史脈絡的發展。然而此一比較基準受到不少批判，認為仍以男性為衡量的框架，把男性經驗當作常模，將男性的人權視為人類應享人權的標準，而性別平等就是讓女性的人權及得上男性人權的水準，這些批判論述自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以降屢見提出，可惜在 1979 年建立 CEDAW 公約時，未能完全納入此一概念，只要求締約國提升其國內女性享有人權到男性的水準，並特別保障母性即可，在距今 40 年前的世界中眾多國家女性連初等教育或投票權都未能得到，當時的 CEDAW 公約標準亦可謂基進。

CEDAW 公約施行後，許多教育學文獻（如 Green, 1983; Rizvi, 1993）認為只看享有機會、待遇和男性一樣的性別平等，不但可能會達成對男女都不算真正好的、僅符合權



利低標的平等，還可能繼續忽視了歷史長期以來的系統性歧視和社會上立足點不平等的現實，教育體系及現場應該要重視的是方法和過程中的公正，採取針對不同需求<sup>3</sup>而制訂的措施，來矯治並縮減不同群體間既存的差距，方有可能使人人皆免於不公義、歧視的負向影響，從而得以充分發展個人潛力，才是真正的教育中的平等，由是 equity 便成為教育領域中，指涉對弱／劣勢群體學生提供特別的獎勵和支持措施，在個別脈絡中協助他們得到各種資源來學習的特別名詞，使這些學生能夠和一般學生真正享有、使用同樣的機會、同樣的待遇，不至於輸在人生的起跑線上，其中當然包括了多元性別學生（如 Kosciw, Byard, Fischer, & Joslin, 2007; AAUW, 2014）。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亞太分部 2009 年出版的《在教育中推動性別平等》手冊就區分了 gender equity 和 gender equality：前者指對男女公正的過程，為確保教育中的公正，必須以措施彌補弱／劣勢群體無法公平作用及發展之處，例如配額制度<sup>4</sup>；後者係指女男皆享有平等條件、待遇、機會來充分實現其潛力、人權和尊嚴，以貢獻於並得利於整體經、社、文、政之發展，唯有社會能對於男女相同、相異處及其角色功能皆以同等價值視之方為平等<sup>5</sup>。此一定義辨識似乎參照了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Union，簡稱 ILO）2000 年對女性勞動及職場性別平等的立場<sup>6</sup>，而超越了 1995 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中少數保守團體試圖以 gender equity 來取代 gender equality 的陰影（IWRW

---

3 或謂學習者所提出的不同需求可能受到性別刻板印象或傳統文化價值主觀的影響而左右了措施之訂定及執行，反而落入二元互補的性別觀，教育界則依據 gender equality 內涵來判定 gender equity 的結果是否夠達到或促進性別平等，以避免此一可能，臺灣性別平等教育法即是一例。

4 Gender equity is the process of being fair to men and women. To ensure fairness, measures must often be put in place to compensate for the disadvantages that prevent women and men from operating on an even playing field. For instance, countries where female students outnumber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at the tertiary education level (particularl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elds) can introduce a quota system or affirmative action. This helps to ensure that the same or increased number of female students are enrolled in this field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UNESCO Office Bangkok and Regional Bureau fo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9: 23)

5 Gender equality means that women and men have equal conditions, treatment and opportunities for realizing their full potential,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and for contributing to (and benefiting from)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Gender equality is, therefore, the equal valuing by society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the differences of men and women, and the roles they play. It is based on women and men being full partners in their home, community and society. Gender equity is one means of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UNESCO Office Bangkok and Regional Bureau fo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9: 23)

6 詳參 ABC Of Women Workers'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ILO, 2000: 48)。

Asia Pacific, 2009) ,確立了國際教育論述中 gender equity 就是達成 gender equality 的方法之一,重點在重新分配資源及要求程序正義,甚至可以指 CEDAW 公約中的暫行特別措施 (Masters & Adams, 2018) 。是以不僅許多教育相關學術文獻繼續同時使用 equity 和 equality<sup>7</sup> 至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15 年 Re-thinking Women's Empowerment and Gender Equality in 2015 and Beyond 回顧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 20 年進程時,所有 12 個領域皆使用 equality,而在教育的關鍵領域中特別也使用了 gender equity; 全球 193 個國家共同推動之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亦是如此,唯獨在目標 4「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sup>8</sup> 中出現了教育領域廣泛認同的 equitable 一字,可見 equity 確實在教育領域中有其特殊用法,廣為國際文書尊重並於教育相關脈絡使用之。

## 必也正名乎？

那麼為什麼臺灣第 3 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仍建議政府將《性別平

等教育法》改譯為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Act 呢？這要回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CEDAW 獨立專家委員會 1990 年代開始對各締約國國家報告審查的常見建議。Hanna Beate Schöpp-Schilling 女士在其十年 (1989-2008) 任期中,經常詢問締約國官員 equity / equality 的區別,並要求締約國在定期向 CEDAW 委員會提出的國家報告中使用 equality,而不要使用 equity,說明國內執行公約進程,以符合 CEDAW 公約實質平等之標準,這一堅持也常為其他 CEDAW 委員會獨立專家委員採行 (IWRAP Asia Pacific, 2009: 6-9) ,equality 從此成為 CEDAW 人權公約體系強調的用語,不僅符合世界人權宣言以降的人權公約框架中的平等意涵,應該也是此次前來臺灣審議國家報告的五位前任 CEDAW 委員會委員所熟悉的重要慣例。

然而臺灣《性別平等教育法》自 2003 年成立時,即使當時還未有兩公約或 CEDAW 施行法,其英譯便已經標明「實質性別平等」(substantive gender equality) 為該法所欲達成的目標：

7 如 Caleo, 2018; Huppert et al., 2018; Seo et al., 2017。

8 此為目標 4 的聯合國官方中譯,原文係 Ensur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 Doc. No. A/RES/70/1, p. 14.)



This Act is prescribed in order to promote substantive gender equality, eliminate gender discrimination, uphold human dignity, and improve and establish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gender equality. (Article 1)<sup>9</sup>

《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立法目標與 CEDAW 公約實無二致，完全相同，而法律名稱使用 equity 並非取代 equality，乃是藉由 equity 這個教育學術及實務領域之特殊用字，來強調教學現場的方法及措施，要由性別平等意識出發去彌補弱／劣勢群體無法公平發展之處，而非形式上的相同，方可能達到該法的目標——性別實質平等。直到 2011 年《CEDAW 施行法》正式上路後，國際專家在 2018 年第三次國家報告審查中，發現臺灣《性別平等教育法》使用了 equity 一字，擔心政府在教育體系中未能要求及達到男女實質平等的 CEDAW 標準，才提出此一建議，只要未來在 CEDAW 公約國家報告中述明當前教育領域

（包括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 4）中 equity 用法，以及臺灣教育體系推動 CEDAW 男女實質平等的努力和成果，即可回應此一審查意見。

## 國際人權公約中的性別

國際人權法針對特定對象包括為原住民、婦女、兒童、身心障礙者、難民與勞動者權利等而訂定多項人權條約，其中 CEDAW 公約即是以女性、女童為特定的對象，其執行亦需參照其他國際規準如《兒童權利公約》、《殘疾人權利公約》（臺灣作《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和《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等。這些國際公約中的禁止基於性別的歧視條文中，英文皆作 sex，其官方中文版譯為性別，臺灣施行的五個公約率皆如此，唯 2006 年成立的殘疾人權利公約出現 gender 二次，用法亦遵循國際人權公約用字脈絡，符合如 CEDAW 委員會 2000 年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第 5 點所揭示之 gender 意涵<sup>10</sup>：

■ 《殘疾人權利國際公約》序言

9 法規英譯請見 <https://edu.law.moe.gov.tw/EngLawContent.aspx?lan=E&id=170&KW=gender>

10 「雖然《公約》僅僅提到性歧視，但結合對第一條和第二條 (f) 項和第五條 (a) 項的解釋表明，《公約》也涵蓋了對婦女的性別歧視。這裡的『性』一詞指的是男子與婦女的生理差異。而『性別』一詞指的是社會意義上的身份、歸屬和婦女與男子的作用，以及社會對這類生理差異賦予的社會和文化含義，正是這類生理差異導致男子與婦女之間的等級關係，還導致男子在權力分配和行使權利方面處於有利地位，婦女處於不利地位。」

(十九) 強調必須將兩性平等觀點 (gender perspective) 納入促進殘疾人充分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的一切努力之中；第 34 條 (四) 委員會成員由締約國選舉，選舉須顧及公平地域分配原則，各大文化和各主要法系的代表性，男女成員人數的均衡性 (balanced gender representation) 以及殘疾人專家的參加。

該公約聯合國中文版本將 sex 和 gender 翻譯為不同名詞，臺灣版本則未見對男女之強調，將 sex 和 gender 全部翻譯為性別，恐無法呈現國際公約對 sex 和 gender 的不同使用脈絡：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前言 (s) 強調於促進身心障礙者充分享有人權與基本自由之所有努力必須納入性別平等觀點 (gender perspective)；第 34 條 (d) 委員會成員由締約國選舉，選舉須顧及地域分配之公平，不同文化形式及主要法律體系之代表性，成員性別之均衡性 (balanced gender representation) 及身心障礙者專家參與。

如是清楚顯示了國際人權公約框架，與臺灣不同，確實統一以性別 (sex) 指涉男性女性的生理性別，在此人權

法脈絡下的性別 (gender) 平等恐怕仍以男女平等為主要目標，至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則是以其他身份或交叉性涵蓋之，如：

32. 第二條第二項所承認的「其他身分」包括性傾向。締約國應確保一個人的性傾向不成為實現《公約》權利的障礙，例如，在行使生存者撫卹金權利方面。另外，性別認同也被認定為禁止的歧視理由；例如，變性人、換性人或兩性人的人權往往遭受嚴重侵犯，如在學校或工作場所被騷擾。(經社文委員會第 20 號一般性意見，2009)

18. 交叉性是理解第二條所載締約國一般義務範圍的根本概念。以性和性別為由對婦女的歧視與影響婦女的一些其他因素息息相關，如種族、族裔、宗教或信仰、健康狀況、年齡、階級、種姓、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等… (CEDAW 委員會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2000)

亦即國際人權法框架對公約的解釋涵蓋了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雙性人，具有這些身份的所有人皆在國際人權法保障之中，而以女性為特定對象的 CEDAW 公約便在其一般性建議中多處關切具有這些身份的女性，要



求締約國採取一切措施消除對他們的性別歧視，包括交叉形式的歧視，如：

45. 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雙性學生。同學和教師對這些學生的欺凌、騷擾和威脅構成了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雙性女童和婦女享有教育權的障礙。通常因為學校治理機構對政策執行不力以及教師、校長和其他學校主管部門對非歧視政策落實得不正規，學校延續和加強了社會偏見。教育程度有限和文化禁忌等因素阻礙了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雙性學生實現社會流動，並增加了她們遭受暴力的脆弱性…

46. (i) 通過確保採取應對阻礙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雙性女童和婦女接受教育的障礙的政策，消除對她們的歧視。  
(CEDAW 委員會關於女童和婦

女受教育權的第 36 號一般性建議，2017)

那具有這些身份的男性呢？當然就回歸兩公約或是其他特定對象身份的公約，如男童的基本人權可由《兒童權利公約》來保障，如：

8. 為充分落實所有兒童的健康權，締約國有義務確保兒童健康不因為受歧視而遭到破壞，這是一個造成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公約》第 2 條概述了禁止歧視的若干理由，其中包括兒童、家長或法定監護人的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民族、族裔或社會出身、財產、殘疾、出生或其他狀況。這種理由還包括性取向、性別認同和健康狀況，例如艾滋病毒狀況和精神健康。（兒童權利委員會關於兒童享有可達到的最高標準健康的權利問題的第 15 號一般性意見，2013）



## 臺灣法規脈絡中的性別

臺灣獨步全球的《性別平等教育法》並非基於 CEDAW 或任何國際人權公約框架下設立的法律，而是針對臺灣教育情境所訂定的一部行政法，該法的性別一詞用語範圍明顯有別於人權公約脈絡，甚而超越之，指涉了更廣的意涵，如《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 第二條

本法第一條第一項及第二條第一款所稱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指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等不同，而受到差別之待遇。

### 第十三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課程，以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

《性別平等教育法》所定義的性別不僅在關切範疇中包含了 CEDAW 公約框架的生理性別 (sex) 和性別 (gender) 面向，也將國際人權公約保障的其他身份或交叉性因素的性

別認同、性傾向直接納入，且女性、男性皆得保障，更明言性別特徵、性別特質，真正由所有不同性別群體的需求出發，且實際施行上從未造成混淆，向來均以所有不同性別群體的 equality 為最終目標，該法所追求之性別平等內涵，遠超過 CEDAW 框架僅限女性達到與男子一樣權利的性別平等。如果只是因為《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英譯未正確反映 CEDAW 用語，而依照外國審查委員建議，將名稱英譯改為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Act，那麼下一步是否要依據 CEDAW 公約框架用語，將該法性別平等內涵限縮為促進女性享有與男子一樣的權利，而排除對男同性戀學生、陰柔性別氣質男學生或不符社會期望選擇非傳統男性學科男學生的關照，正如臺灣歷次 CEDAW 公約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只談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雙性學生，而無法提到男性學生呢？此一發展軌跡已經出現在不少東歐國家，甚至要求學校教育恢復男女二元性別角色的傳統內涵 (Roggeband & Krizsan, 2019)，殷鑑不遠，臺灣豈可不慎？

或謂臺灣的《性別工作平等法》英譯即已採用 equality 一字，為法規一致性起見，《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英譯亦宜改名。此一看法恐僅考慮到

臺灣法律英文版的統一命名層面，而未見到教育領域中 *equity* 一字的特別意涵，也忽略了國際社會與教育相關規準英文版的用法，何況二法中文名稱行文並不一致，為何英文譯名反而要一致呢？如果瞭解了目前英文文獻及國際文書使用 *equity* 的脈絡，應該不會堅持要改《性別平等教育法》名稱之英譯，而是要透過繼續使用 *equity* 一字來尊重並維持教育領域特重方法及措施以使人人皆能自在發展的性別平等意涵，讓更多教育相關或國際社會人士得以藉著 *equity* 一字深入理解臺灣《性別平等教育法》超越性別平等僅指男女平等的劃時代重要性，與 CEDAW 公約的「兩性平等原則」（CEDAW 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第 22 點）自有區別，而不必將臺灣法律一定要侷限於國際人權法體系之性別二元框架之下。

事實上，若跳出人權法體系思維，則近年國際社會對 *gender* 一詞所指更見豁然開朗，接近《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用法。歐洲理事會 2012 年出版的兒少人權教育手冊（*Compass: Manual f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

*with Young People*）在 *gender* 面向直接包括多元性別，並認為性傾向和性別認同是構成整體人性所必需的<sup>11</sup>；歐洲議會自 2015 年即要求歐洲理事會在性別主流化作為中，納入對多元性別群體的考量<sup>12</sup>；素有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智庫之稱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在其 2019 年社會指標雙年報中，便將 LGBT people 稱為性和性別少數群體（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ies），並將此議題列為年度主題並置於全書第一章（OECD, 2019）；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ffice of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簡稱 OHCHR）在其性別融合或主流化（*gender integration or mainstreaming*）網頁上，要求評估分析性別對每一個人享有、行使人權的影響即包括 LGBT 人士<sup>13</sup>；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2019 年出版的防治暴力極端主義指導文件（Guidance Note）即認為：談到性別或性別主流化的 *gender* 意涵，必須考量性別的兩種作用：一為

11 原文為 Our sexuality and gender identity are integral aspects of human natur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oe.int/en/web/compass/gender>

12 歐盟文件編號 E-010447/2014(ASW).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oe.int/en/web/compass/gender>

13 原文為 It requires an analysis of how gender impacts the human rights of everyone, including LGBT and intersex person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Women/WRGS/Pages/GenderIntegration.aspx>

身份認同，並非簡單男女二元，而是複雜且多面向的光譜（“a complex and multidimensional spectrum”）（UN Women, 2019: 64）；一為權力關係，著重整個體制中優勢群體或主流價值對個人發展可能性的要求或影響，這些國際組織近年發展的對 gender 之理解，正是臺灣《性別平等教育法》十多年前立法時所關注的性別意涵。

### 語言即是力量、名稱即是明燈

性別平等是 gender equality，也是教育想要達成的目標之一，教育領域中更特別以 gender equity education（性別平等教育）指稱貼近學生不同需求而重新分配、調整教學課程、環境、機制等的措施來促進各種性別身份學生機會、資源、權利的平等，強調動態、過程的重要，而非取代《性別平等教育法》最終目標之 gender equality，這些看似對各群體採行不一樣的措施正是可以真正達到性別實質平等的手段，是為該法當初立法初衷，亦合乎教育界學術及實務上常見語用慣例；

況且《性別平等教育法》中性別一詞的指涉，已經直接涵蓋多元性別群體（LGBTI+），而不用其他身份行之，較之國際人權公約用語，更具包容性及前瞻性，也更容易與歐盟及聯合國等多個國際組織當前使用之性別指涉脈絡接軌。

就臺灣目前的國際處境而言，不同脈絡中使用不同但精確的語詞，如在人權公約國家報告中說明《性別平等教育法》現行英譯名稱之教育語境及用意，可以讓國際社會清楚得知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願景和努力的方向，如果將之畫地自限於女性特定的國際人權公約用字，很可能落入臺灣訂頒《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前的男女或兩性平等意涵之中，這將是非常可惜的倒退，不僅無法符合國際社會近年呼籲將性別平等概念增納多元性別群體的發展<sup>14</sup>，更可能消蝕過去十多年來臺灣性別平等教育的實質成果<sup>15</sup>，豈可不慎？

14 如 Holtmaat & Post (2015); McNeilly, K. (2019).

15 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結果中，2009 年台灣中學生對性別平權的支持度排名世界第一，2016 年則退居第二，逐次降低，足見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受到諸多挑戰。（參見 <https://features.ltn.com.tw/spring/article/2019/breakingnews/2246443>）



## 參考文獻

- AAUW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2014). Why LGBT rights matter for gender equit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auw.org/2014/03/24/lgbt-rights-are-civil-rights/>
- Caleo, S. (2018). When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gender stereotypes coincide: Reactions to equity and equality viol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8*: 257-268.
- Deutsch, M. (1975). Equity, equality, and need: What determines which value will be used as the basi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1*(3): 137-149.
- Espinoza, O. (2007). Solving the equity-equality conceptual dilemma: A new model for analysis of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Educational Research, 49*(4): 343-363.
- Green, T. (1983). Excellence, equity and equality. In L. Shulman & G. Sykes (Eds.), *Handbook of teaching and policy* (pp. 318-341). New York: Longman.
- Holtmaat, R. & Post, P. (2015). Enhancing LGBTI rights by chang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Nordic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33*(4): 319-336.
- Huppert, E., Cowell, J. M., Cheng, Y., Contreras-Ibáñez, C., Gómez-Sicard, N., Gonzalez-Gadea, M. L., Huepe, D., Ibáñez, A., Lee, K., Mahasneh, R., Malcolm-Smith, S., Salas, N., Selcuk, B., Tungodden, B., Wong, A., Zhou, X., & Decety, J. (2018).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references for equality and equity across 13 individualistic and collectivist cultures. *Developmental Science, 22*(2): e12729.
- ILO (2000). *ABC of women workers'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gende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087314.pdf](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gende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087314.pdf)
- IWRAW Asia Pacific. (2009). *Equity or equality for women? Understanding CEDAW's equality principl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wraw-ap.org/resources/equity-or-equality-for-women-understanding-cedaws-equality-principles/>
- Lerner, M. (1974). The justice motive: 'Equity' and 'parity' among childre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9*(4): 539-550.
- Kosciw, J. G., Byard, E., Fischer, S., & Joslin, C. (2007). Gender equity and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issues in education. In S. Klein (Ed.), *Handbook for achieving gender equity through education*, 2nd. Ed. (pp. 553-572). New York: Routledge.

- Masters, G., & Adams, R. (2018). What is 'equity' in education? *Teacher*. 30 April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eachermagazine.com.au/columnists/geoff-masters/what-is-equity-in-education>
- McNeilly, K. (2019). Are rights out of tim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emporality, and radical social change. *Social & Legal Studies*, 28(6): 817-838.
- OECD (2019). The LGBT challenge: How to better include 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ies? *Society at a glance 2019: OECD social indicato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 Rizvi, F. (1993). Race, gender and the cultural assumptions of schooling. In C. Marshall (Ed.), *The new politics of race and gender: The 1992 yearbook of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association* (pp. 203-217). Washington, DC: Falmer.
- Roggeband, C., & Krizsan, A. (2019). Democratic backsliding and backlash against women's rights: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challenges for feminist polit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9 UN Women Expert Group Meeting, Sixty-fourth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 64), New York City, 25-29, September, 2019.
- Rousseau, J. (1912). *The social contract 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 (H. Tozer, Trans.) London: George Allen.
- Rousseau, J. (1950). A dissertation on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 of the inequality of mankind. In J. Rousseau (Ed.),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G. D. H. Cole, Trans.) (pp.196-282). New York: E. P. Dutton.
- Seo, J.-W., Chung, H., Seo, T.-S., Jung, Y., Hwang, E. S., Yun, C.-H., & Kim H. (2017). Equality, equity, and reality of open access on scholarly information. *Science Editing*, 4(2): 58-69.
- Warner, J. (1985). Equity and social policy: Conceptual ambiguity in welfare criter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5(2): 16-32.
- UNESCO Office Bangkok and Regional Bureau fo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9).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86495>
- UN Women. (2019). *Gender Mainstreaming Principles, Dimensions and Priorities for PVE*. United States: UN Wome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19/09/gender-mainstreaming-principles-dimensions-and-priorities-for-pve>.